

幼时物象

THINGS TO SEE IN CHILDHOOD

宋海庆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幼时物象

THINGS TO SEE IN CHILDHOOD

宋海庆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幼时物象 / 宋海庆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 - 7 - 5033 - 2522 - 9

I. ①幼… II. ①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157190 号

书 名：幼时物象

著 者：宋海庆

责任编辑：王大亮

责任校对：马 涛

插 图：赵景伟

装帧设计：李 戎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 - mail: jfjc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16

字 数：287千字

印 张：19.75

版 次：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33 - 2522 - 9

定 价：32.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序言

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今天中国城市的总数已经达到660多个，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可以称得上城市的地方只有86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根在乡村。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土”是我的命根。我的灵魂与故乡的土地是融在一起的，只有靠土地谋生过的人，才能明白和土地的感情，才能明白土地的珍贵。故乡记录了我成长的喜悦、兴奋与希望，也留下了我成长的艰难、辛酸和痛苦。它承载着我的一切，是我飘忽不定的灵魂的归宿。

弹指一挥间，我离乡已有30余年。初次到北京求学时，怀揣着故乡深情的我，在红灿灿的晚霞下，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大学的知识与思想像一缕阳光，驱散了我奋斗打拼日子里的孤独；城市的繁华与幻象，也像一把剪刀，剪碎了我心中以往的安宁。那些在他乡的青春年华，让我更怀念远方的家乡。如今，早已适应城市生活的我，也会时不时地拿出一瓶乡土，放在书桌上。时光机搅拌着我的思绪，抛落岁月的灰尘，飘散出一缕缕乡愁……

每个人都无比怀念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偶尔归乡，发现家乡变得熟悉却又陌生。我感觉到传统乡土文化正在慢慢消失殆尽，关于农村的共同记忆也逐渐被掏空，农村的往事物象，农村的那些纯真无瑕的年代，也逐渐被城市文化同化、冲刷，被我们遗忘。从灰布衣裳到时髦装束，从粗茶淡饭到营养配餐，从土坯草房到二层小楼，从泥泞小道到柏油大路……牛羊的叫声没有了，村头广播不见了，就连孩子的嬉戏哭闹声，也变得那么鲜见。汽车喇叭声、工地打桩声、联合收割机轰鸣声此起彼伏，飞扬的尘土、不绝的喧

器，让我感到不安，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我们正在告别“乡土中国”，走向“城市中国”，以此得到些许慰藉。城市化的洪流像一支强心剂，让我的乡愁翻涌升腾。

躬逢巨变，对于一个有强烈家园意识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苦涩的幸运。苦涩的是我再也回不到记忆中的故乡了；幸运的是，那个落后贫瘠的家乡，正在像传说一样飘远。那些对于家乡多余而又荒唐的焦虑促使我重新审视家乡，思考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这群生于60年代，长于70年代的人，恐怕是在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最后一批，也是深受“知识改变命运”影响的第一批人。以我自己为例，小时候，鸡打鸣起床，踩着露水步行上学，在类似私塾式的小学沐浴经典；放学后砍柴割草，晚上则在炊烟和煤油灯下，度过单纯而又充满想象的夜晚。我的父辈祖父辈甚至曾祖父辈，几乎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同一个村子，方圆几里地，没有不认识的人，哪家哪户与我什么关系，甚至地里谁家的祖坟，都能说得一清二楚。在乡村熟人社会的经络中，各种红白喜事都会带上各种姑表舅亲，各种大事小事，都能聚齐整个村子的人参与。一个姓氏，一个族谱，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家庭。小时候，一年到头只有过节才能吃顿肉馅饺子。一年人均几尺布，过年甚至还添置不了一件新衣。交通不便，离家仅数公里的县城，对我们而言，充斥着数不尽的繁华，进趟城不容易，回家还得夸耀一番。打一次电话抑或在乡间看见一辆小轿车，都让我们兴奋不已。没钱买玩具，铁环、陀螺、弹弓、木手枪这些简单的玩具就自己亲手做。最先学会念的几个字通常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农业学大寨”和“毛主席万岁”。而我们这些朴素的记忆，对于下一代人而言，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

理顺那些凌乱而孤立的记忆片段，我意识到，自己经历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大的变迁，我的成长经历浓缩了西方发展的数百年。或许若干年后，还要靠这些记忆“赡养”自己。我开始尝试回忆并记录那个时代，虽然那个时代已离我远去，但记忆中的碎片依稀可见。于是我开始写，这笔流水账一写

就是数年，由于工作繁忙，中间断断续续，或搁浅，或辍笔，直到最近才修改完毕。

我鼓起勇气将此书付梓，不为别的，就为给自己的记忆一个交代，就为沉甸甸的乡愁，就为唤起同代人的共鸣，就为把我们走过的路，不管是车辙还是脚印都记录下来。同时也期待着，在更遥远的未来，后代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寻觅上几代人曾经生活的地方，会更加热爱这里。

目 录

序 言 / 001

第一编

大 雁 / 003

恶老雕 / 006

燕 子 / 009

麻 雀 / 012

猫头鹰 / 016

乌 鸦 / 019

花麻嘎 / 023

吃杯茶 / 026

布谷鸟 / 029

黄鼠狼 / 033

山麻狗子 / 036

黄 兔 / 038

长 虫 / 041

搬 仓 / 045

青 蛙 / 048

泥 鳅 / 051

戈雅鱼 / 053

蚯 蚓 / 056

蚂 蟥 / 059

蜢 螂 / 061

蚂 蚱 / 065

蚂 蚁 / 068

蝎虎子 / 071

小黄狗 / 074

萤火虫 / 077

知 了 / 079

苍 虫 / 083

第二编

仙人掌 / 089

红 花 / 091

二 花 / 094

牵牛花 / 096

洋金花 / 099
 狗尾巴草 / 102
 格巴草 / 105
 油菜 / 108
 芫荽 / 111
 荆芥 / 114
 蒲公英 / 116
 芦苇 / 118
 薄荷 / 121
 马齿菜 / 124
 掩青 / 127
 大蒜 / 129
 槐树 / 132
 椿树 / 136
 杨树 / 139
 柳树 / 142
 杏树 / 146
 桃树 / 149
 榆树 / 152
 泡桐 / 156
 柿树 / 160
 银杏 / 163
 楝树 / 166
 核桃 / 169
 红薯苗 / 172
 莲藕 / 175
 水稻 / 177
 稻稗子 / 180

落生 / 183
 葫芦 / 186
 艮瓜 / 189
 丝瓜 / 192
 倭瓜 / 195
 芝麻 / 198
 萝卜 / 200
 马皮泡 / 203
 红麻 / 205
 菱角 / 207
 秫秫 / 210

第三编

小油灯 / 215
 织布机 / 218
 架子车 / 220
 太平车 / 222
 草鞋 / 225
 筐子 / 227
 蒲扇 / 230
 算盘 / 233
 风琴 / 236
 蒜臼 / 239
 土房 / 241
 桐油伞 / 244
 石碾 / 247
 瓦罐 / 249

风 匣 / 252

铁 铲 / 255

磅 子 / 258

荆篮子 / 261

罾 / 264

楼 / 267

桑 杈 / 270

第四编

烧 饼 / 275

牛 肉 / 278

胡辣汤 / 281

油果子 / 284

老面馍 / 287

枣花馍 / 290

锅 饼 / 294

酱 豆 / 296

豆 糝 / 300

尾 言 / 303

第一编

大雁

黄昏，天空飞掠几群大雁，呈现出灵动的“人”字或“一”字向北而去，宛如大自然随意挥洒在天空中的一幅书法、一行诗句。

望见久违的大雁，心中忽然涌出一股情不自禁的激动。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唤起了我消逝已久的记忆。

童年生活在豫东农村，花鸟草虫陪伴我度过了年少的时光。春秋时节，看着大雁成群飞掠天空，我总是兴奋不已，不安分的大脑时常生出几分好奇：它们从何处飞来？又往何处飞去？哪里才是它们永远的栖息地？大雁，这天地间自由、飘逸、灵性的鸟类激活了我遐想的翅膀，梦里我也变成了在湛蓝的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大雁，俯瞰辽阔大地，领略自然风光，惬意得手舞足蹈，竟把那旧棉被踢翻于地，最后在寒冷中冻醒。

后来才知道，大雁是一种喜爱群居水边，觅食嫩叶、细根、种子的候鸟。它们每年春分后飞回北方繁殖，秋分后飞往南方越冬，往返于西伯利亚和我国的南部地区，每一次迁徙都要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飞越千万里行程，常年如此，矢志不渝。

大雁在百鸟中有“航行家”的美誉，诀窍就在于大雁的飞行阵法、在于飞行的智慧。大雁“人”字或“一”字阵形的飞翔，能产生一种空气动力，而这种动力又使得它们的翱翔能力发挥到极致。当大雁向下扑打翅膀时，在它的翼尖部分附近产生了一股上升的气流，而每一只在编队中飞行的大雁利用临近它的另一只大雁所产生的上升气流，只需消耗较少的能量就能飞越很远。具有如此飞翔智慧的鸟类，大自然中恐怕不太多见。

大雁是最为守信的鸟类了，春天北去，秋天南往，途中历尽千辛万苦，但不



管在何处繁殖、何处过冬，不管等待它们的是凶残的老鹰还是贪婪的猎人，都不能改变南来北往的飞翔，总是十分准时，从不失信。由此，引发出古代文人墨客的许多咏叹佳句，如：“八月初一雁门开，鸿雁南飞带霜来”、“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孟春之月鸿雁北，孟秋之月鸿雁来”，大体都是借往返有信的大雁，引发游子思归、思念之情愫。

大雁属于毫无搏击力量的飞禽，群飞才变得坚强。人类需要伙伴，动物也需要伙伴，有了伙伴才不寂寞。仰望大雁“喂嘎、喂嘎、喂嘎”鸣叫远去，曼妙的舞姿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苍穹，不由心生几分敬意，本属弱势鸟类的大雁，在身地球主宰者的人类面前却显得那样伟大。

小时候，冬天经常下雪，遇上寒流就会滴水成冰，一些觅食或歇息的大雁会被冻死。老百姓就捡回家煮着吃。那个场面现在想起来还挺有趣，大雁个大，捡雁的村人需要拉着架子车，带上铁锨，在冰天雪地里游弋，寻到了冻雁，先将身上那层厚厚的霜冰敲碎铲掉，再像搬石块一样装到架子车上，冻僵的大雁浑身硬邦邦，挪动起来很费劲，但村人心里是欣喜的，那年月日子苦寒，一年见不了两回荤腥，天上掉下的大雁无疑比馅饼还实惠，着实能让一家老小过足了肉瘾呢。也有那喜滋滋拉着猎物往家赶，忽听后头“扑棱棱”一阵响，“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原来那冻僵的大雁经太阳光一照，翅膀又复活，“喂嘎”叫一声上了天，气得村人望雁兴叹干跺脚，现在想想还觉得好笑。

如今，看着远去的大雁，心中有时竟然觉得怅然若失。“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看周围陌生目光，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那年你一人迷失他乡，你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你看看那些冷漠目光，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人静的雨夜想起了她，她的挽留还萦绕耳旁，想起离别她带泪的脸庞，你忍不住地哭出声响；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看她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听着这样的歌，独自在城市里流着眼泪。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说，大雁南来北往，还会飞回来的。如今，母亲90多岁高龄了，想到她老人家，心里有无比酸楚的感觉，竟更为羡慕大雁了。

恶老雕

“恶老雕”，是家乡人对老鹰的叫法，凶神恶煞的名字准确地阐释了这种充满传奇色彩的鸟。千百年来，鹰一直被人类所神化，成为勇敢、威武的象征。提起老鹰，大概无人不晓，那时无论在城镇郊区还是乡村山野，几乎处处可见它们的踪迹。它们时而振翅直飞，时而高空盘旋，飞行姿态之轻盈，令人敬佩。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写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是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描绘的率人出猎时的情景。其中“右擎苍”就是说右臂上站着苍鹰，当然，这只苍鹰是被人驯化专门用来打猎的猎鹰。

老鹰主要栖息于开阔平原、草地、荒漠和低山丘陵地带的荒原草地。白天活动，或长时间地栖息于电线杆上、孤立的树上和地面上，或翱翔于草原和荒野上空。我观察，它们主要以黄鼠、跳鼠、沙土鼠、鼠兔、旱獭、野兔、沙蜥、草蜥、蛇和鸟类等小型脊椎动物和昆虫为食，有时也吃动物尸体和腐肉。觅食方式主要是守在地上或等待在旱獭和鼠类的洞口，等猎物出现时突然扑击，有时也通过在空中飞翔来观察和觅找猎物。记忆中，老鹰总是凶猛迅捷，往往一招制敌。

而对我来说，最为刻骨铭心且启发最大的乃是鹰的重生——重生是如此之难，可不重生只能坐以待毙。

鹰是寿命最长的鸟类之一，它可以奇迹般地活到70岁，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动物。但是大部分鹰在40岁的时候就会死亡，只有大约三成可以活到70高龄，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一只鹰活到40岁左右，它的喙会变得弯曲、脆弱，不能一击而制伏猎物；它的爪子会因为常年捕食而变钝，不能抓起奔跑的兔子；双翅的羽毛也

